

春秋左氏傳

六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廿一



杜氏 盡十八年

高木家藏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

前年盟辰陵而徵事晉故

夏六月乙卯晉荀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晉上軍成陳故

書戰邲鄭地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

戊寅戊寅十一月九日晉人宋人衛人曹人

同盟于清丘

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叔承羣偽之言以謀其國宋躒有

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宋師伐陳衛人

救陳背清丘之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十有七日不解鄭人卜行

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且巷出車吉

見遷出車於巷示下將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

祝皆哭所以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入自皇

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祖

三碑版上小端俾倪者視之名又云俾倪短牆也或曰女牆言其卑也或曰女墻言其卑也或曰女墻言其卑也或曰女墻言其卑也

率羊示服曰孤不天不為天不能事君使君

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

得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

使臣妾之亦唯命剪削若惠顧前好楚鄭世

之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

孤之願也非邦國之政必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公同原王之子宣王八年
十四年城黃丘五年城
十六年城庸傳絲楚
王克相使蘭絳尹之
孫文王歸申此土國

此固邦之所謂但不敢望其必如此耳

如何言九

石不可往鄭伯之請也
鄭國不可救也

黃道謂豈可冀幸而
其國乎

十里為一舍

行晉莒軍却故楚伐而
救之

補刊石經此
處缺文穀
本又作穀
史

及於鄭言救却已無
及若年趙戰是後
晉民也
飯如侯楚兵居然後
兵伐却未晚也
人之罪惡而後動

上言及其自早而服於
楚也則哀
本字善注文選
辨論列位故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敵王曰其君能下

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

許之平以禮鄭潘尫入盟于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

良鄭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

先穀佐之彘季代士會將上軍何曲之役郤

八年代趙盾為政將郤克佐之郤缺之子趙

朔將下軍代藥藥書佐之藥盾之子趙括趙

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鞏朔韓穿為

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

嬰韓厥為司馬韓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

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

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武子曰善武子會

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禮楚君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陳討徵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譴譴

政有經矣經常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日

卒車車不奸矣奸犯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

典宰令尹蔣軍行右轅左追蔣

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前茅慮

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侯皆持以絳

日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

為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

於舊言親疏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賜者則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子姑整軍而

又有什候踰伏者令
遠在軍前什度候望
亦有伏兵使踰行之

姓於國姓則選親族之
者而用之
姓於天姓則選故旧之
者而用之

弱者可兼并之
昧者可攻討之

言楚君無
有怨譴

白解云擇
軍法之善
而用之

一志留
於未過舟
天

不同所建各有其物家其所建之物而
以其將美
也載旌者
其為衛士
旌旗有軍
者其長物
者昂而已
其尊卑所
皆有物數

其他諸侯皆無弱之可
時之可攻者

又曰敗亂侮也尚昏仲
之詩文也仲虺居薛
魯陽左相二人是薛祖
仲虺為之矣仲之
又言蓋武王之用師也
遵天之道養是國昧之
得國昧者惡積而後
之連天之道者上天
紂之期未至武王請以
之是其遵天之道也

大諸侯句解云鄭為楚
而不能救必失諸侯

閩本種作

此言能忍此辱

律言兵師之出當有
必節制考令
臧言若先節度考令
能善亦少也

戶秋文云雍不
本又作雍注
比自同案說文
出字注引作
難泥字下有

經武乎也姑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

言曰取亂侮亡無弱也仲虺湯左相薛祖奚仲之後約曰

於鏢王師遵養時晦詩頌篇名鏢美也言

暗昧者惡積者昧也致也致武曰無競惟

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撫弱耆昧以

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彘子曰不可

先穀彘子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

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夫命

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

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知莊子曰此師殆哉

荀首莊子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之臨

允下坤上臨師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

辭律法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

否臧眾散為弱坎為眾今變川壅為澤坎為

變為兌兌為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

正曰競惟
詩意言無
于唯武
業言克高
業實無種
杜以傳
解之言武王
弱取昧故
無彘之

法從入坎為法象今為眾則散為故曰律杏

減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天且不

整所以凶也水遇夾塞不得不行之謂臨水

謂矣譬彘子之違果遇必敗敵彘子尸之此

禍雖免而歸必有六咎為明年晉韓獻子謂

桓子獻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

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

重不如進也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

捷惡有所分也捷成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

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師遂濟楚子北師

次於郟郟鄭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

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在

祖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

言金食之肉足食乎

林云彘子偏師陷於楚
句云言此故以中軍之佐
自陷於敗

左監本毛本誤
作鄭注同

馬林云楚將飲馬于
河而飯以示強盛

還句云楚莊欲不飲馬
而飯

事不可謂不勞矣

晉軍言我為晉所獲
之向國在晉矣楚人雖
食其可得乎

師若也晉師臣之也楚君
是以君而逃臣也

顧大夫武云石
經師誤謂美
刻也

授言社稷危亡之故
不得已也

本宗本岳本國
本賦一本不成作
成是也叔文云
作成浦鐘云
凡人各除定
十三年公叔成
外並從成文
之成

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

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及旆軍前大旗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

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很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聽而無上眾誰適從聽

子趙同趙括則為軍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

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熒陽

東北有管城敖鄆二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繼承

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

許之藥武子曰武子藥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于民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日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于勝之不

五傳十一

申重其儆戒之作

此已下楚君

不易者謂
斯民生理
之難

不可任其帝勝

言以前竹織門謂之軍
則以前竹編車改謂軍
為若軍

言以此視之則皇成所
謂驟勝而矯者不可
信矣

云廣有車十五乘每
不用者卒百人

親文夜生次
云一本作序當
其夜

我卜我勝而而下
去就也

說子言必從說子
言而許印使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冒

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蚘冒皆楚之先君

此二君勤此二君勤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

老不德謂以力爭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

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右廣初

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

其夜內官近官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

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厓為師叔

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

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

從彘子得屬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

趙同屏趙莊子曰藥伯善哉莊子趙朔實

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樂書之身行能

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

文也閔憂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淹留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

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寡君

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侯人謂伺敢拜

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

行人失辭言謨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

鄭遷徙曰無辟敵群臣無既逃命楚子又使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楚許伯

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

羣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也靡旌驅疾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左

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也掉正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定以鄭事楚有二心而求訓定之

臣言音若喻我

鄭注周禮云
人引柄馬執
文引徐先氏
此則作柄葉
字則作柄葉

以此不字而
言不成文

此是田而

折哉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麗龜

也龜背之隆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

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

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犢子欲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

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

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

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為叔黨命

去之叔黨潘黨趙旃求卿未得旃趙且怒於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以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弗

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

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

凡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傳文脫澤字

之命去魏錡勿後承

盟請召楚人為盟石經宋本亦作憾

戰言鄭魯成未勸言戰

私也膳諸從非敢獻諸從者必

高林父不許高林父持將上軍請使請報生人乘敗之後

我言趙旃魏錡激怒楚人卒然進兵車不備

諸侯一言至諸侯和存之礼相見

其徒嬰存為中軍大和必敗故使其徒黨先舟于河

毛本由作由遊所諱後漢書班彪傳作游之漢東都賦同

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

也登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

徹警也徹去也彘子不可不肯士季使鞏朔韓

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故上軍不敗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

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至於楚軍二

雖俱受命而行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

之布席坐示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

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左則受之日

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

廣屈蕩為右楚士更迭載之乙卯王乘左廣

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

甲裳下日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

逆之軫車名共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

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

上軍有備不敗

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

先乘在前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

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

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晉師右移上軍

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王尹齊將右

拒卒以逐下軍夫工尹齊楚大夫楚子使唐狡與

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

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

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籍君靈以濟楚師籍

假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

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

也佐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集

也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

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王見

石經初刻
籍誤從竹改
從竹
鄭氏注周
禮重僕引禮
文率作帥游
作游

左叔文云拒卒
亦作拒下同

在王左乘而欲

△傳論注引並
同錢大昕跋余
仁仲校列左傳
本云家藏洋歷
沈經及張平游
俱作尸字

向古學及徐公冥及服
看楠前楠木也西京
如旗不悅看商繭日
何所以止強也

以惠棟云說文
引作楚人與之
云舉也黃顯
說廣車陷楚
人為舉之案
此則其志由界
杜氏所據本與
許所據本不同
密本有注云
卷一百龍蜀

老惠棟云便身
雙同見無極山
碑說文作安云
安或作俊案
五經文字云便
素口反與便同
見春秋傳

夕惠棟云鄭
注既夕禮云古
文最作駒漢
書且龜錯傳云
村官駒後失
道同的如溱
曰駒矢也小顏
曰駒謂善矢
左氏傳作善取
字其同音可
則知古兼字

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以終尸止也軍中易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勝左得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車廣兵楚人楚之

脫高車上其闌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

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顧曰吾不如

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况與

叔父以他馬及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

大夫與其二子乘氏達謂其二子無顧趙旃

顧曰趙叟在後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

於是投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

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楚熊負羈囚知罃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

廚武子御武子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

每射抽矢抽擢也敢納諸廚子之房箭房

子怒曰荝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揚柳可董澤

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知季

山石經宋本海內本音本
凡作尸是也
事傳注云善文選注射宜
自是假借字作是再字

自是假借字作是再字
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
既盡也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囚之以二者還王子穀臣楚及昏楚師軍於邲

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兵眾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

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

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于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為武武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

矢戢戢也櫜韜也詩美武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肆遠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

下又作武其本章曰耆之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

誅紂致其三日鋪時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三

鋪布也繹陳也特是也思辭也頌美武其六

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

年此二六之數與今詩頌篇夫武禁暴戢兵

案詩周頌正義引作敷時數思石經宗本淳熙本岳本維作惟案傳引詩書多從小方

當從毛詩作婁今詩亦有作婁者俗作

或作曝

石經宗本纂
固本岳本已
作已是也

古鯨字
石經宗本纂
固本岳本已
作已是也

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此武德故使子

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

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

之樂幾危而安入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

兵動則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

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武非吾功也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

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厲鯨鯢大魚名以

國食小今罪無所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

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

事而還禮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

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

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

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詩曰亂離瘼矣爰

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歸於

怙亂者也夫特亂則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伐

傳鄭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貞子士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

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

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也歌盡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

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曰莫余毒也已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

王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言晉景所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

人殺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

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平

石經曰字下
旁增館字此
後人據信也
年傳安加也

石淳熙本大
誤天正德本
作夫亦非

顧炎武云
下有明日蕭
之文此處疑
衍若此云蕭

文選李善注潘安仁馬汧皆如挾纊云或从亮作統水經注廿二如作同非也補刊石經蕭下皆

○淳熙本岳本大亦作木亦坊木亦正字

戶補刊石經作於是乎婦不書

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勉撫慰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續續也言遂傳於蕭選

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

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故使

故曰無軍中不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

曰目於晉井而拯之魚社意解欲入井故使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

應以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

而出之號哭也傳言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

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曰恤病討貳於是卿

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

宋為盟故伐陳陳貳於衛人救之孔達曰先

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

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陳共公有

死謝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無傳為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

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

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

以恤宋而經同與宋大夫傳嫌華椒秋赤狄

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秋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師罪於先穀而

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清丘之盟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盟以責衛之使人拒去

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

以我說欲自殺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

國之討將以誰任元禦也謂禦我則死之明

年殺孔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肯盟

夏五月壬申曹伯肅卒無傳文十四晉侯

石經北處開
宋本岳本寫
本已作

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傳無冬公孫

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

免以殺告故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

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殺諸

大夫亦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

之女妻使復其位襲父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

晉敗於邲鄭遂獨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中行

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貸於鄭伯

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有讓

禮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

無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曰鄭昭宋

聳昭明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

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及宋宋人止

凡呂氏行論
注引舟作周宗
舟周古字通

呂氏行論
注引傳作經
皇與壯十九
年經皇一也
蒲齊鄭傳作
蒲踪畢沈校
注二字通

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以我比其邊鄙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是與亡國同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投袂振也

也履及於室皇
室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

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

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

告高宣子
相子晏嬰父曰子家其亡乎懷於

魯矣
字子家歸父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

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為十八年歸孟獻

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獻物
物玉帛於是庭實旅百
主人亦設邊豆百品實於

庭以朝而獻功
獻其治國若征於是容貌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
容貌威儀容類也采章

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

賄則無及也
薦進也見責而今楚在宋君其

圖之公說
為明年歸父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

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惣言二國不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氏國

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種師從告秦人伐晉傳無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例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無邑

初殺亩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獲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齊公曰二吾猶不足

遂以為常冬蟪蛄生蟪蛄子以冬生遇寒而死亡故不成蟪蛄饑風雨不和

五稼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宋

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

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汗受汗山

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

或居藏國君含垢忍垢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

王札子師說可讀王札子依注文也家說

大漢書路過律引傳藏作據

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猶君其待之待楚哀乃止使解揚

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戲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

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

車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

爾既許不數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

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

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

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信

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

以出有死無賈賈廢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成其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

臣已不廢命下臣考成死又何求楚子舍之

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種九月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

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申叔時

以纂國本監本
毛本女作無
非也

續

僕僕御也曰築室又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

分兵歸田示無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去志王從其言

子及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其御人

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謂者守門者舍

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

自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雖然城

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及懼與之盟而告王

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潞子嬰兒之

未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

潞子之目鄆舒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

可鄆舒有三雋才才雋絕異也言有三不如待後

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

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

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虐我伯姬

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

骸戶皆切本又作
骨公羊傳作骨
何休注云骸骨
秋文云骸本又作
骨案史記宗世
春秋引作骨何
休注公羊去骸
骨也

以宗本淳熙本
岳本足利本
雋作雋問石經
此處缺案下
文作雋則
此處當作雋

夫

此案說文禛
字注云地反
物為禛

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

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

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

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天反

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毛字文盡在狄矣晉

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起鄆舒奔衛衛人

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三人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

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

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

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

師之弱故別遣魏顆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

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獲

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

老閔本狗作狗
叔文無為字
云本或作必
為狗案論後
死偽尚引作
必以是為狗
則為字當有
也

石經用字下
有而字案漢
書張衡傳注
論衡去偽尚
引傳死而字
突武九經誤字
云監本早晚
依石經未辨
此處石經通
朱梁補刻也
顧交武云
經上誤士案

石經宋本
纂圖本監本
毛本或作載
案詩傳訓哉
為載正義曰
哉與載古字
通

王克惠列也

子疾命顛曰必嫁是武子魏犢疾病則曰必

以為狗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

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

婦人之父也而女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報傳舉此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亦賞士

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曰吾獲狄士子之功

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

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曰周書所謂庸庸祗

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

敬可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君信之亦庸士

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

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

賜天下故能載行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

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

年原叔必有六咎也劉康公王季子天奪之魄

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初稅畝非禮也穀

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以豐財

也冬蠶生饑幸之也蠶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

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甲氏溜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夏成

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

日榭謂秋郊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大有年以朱千聲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鐸辰鐸辰不書三月獻狄俘獻于晉侯請

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於是晉國之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

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

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

云本榭作榭
德棟榭說文
銘曰王格于宮
刺古文榭字

玉篇引作善
稱善人云
稱同
初文云統
本亦作統
篆文固本
監本毛本作
說

六

不葬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入

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邲伯姬

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

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故討冬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生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

相周大夫殺烝烝升也武子私問其故享

體薦而殺烝故怪問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宴

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公當享鄉當

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

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宗本法作灋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牟無傳

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

食之無傳不書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

凡宗本于作季石經此處缺山并鼎云今本補後人武子上補足季字亦校諸本皆無檢杜注武子會謚季其字不為據也東封下傳文季氏而出此注且內外傳文間稱季季無有稱季武子者山并鼎說非也

非

一月壬午公弟叔盱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也

道會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會卻子登婦人笑於

房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不復渡而東獻子先歸使藥京廬待命于

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藥京廬卻克之介

命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

弗許私屬家眾也為成齊侯使高固晏弱蔡

朝南鄭偃會相子及斂孟高固逃歸聞卻克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辭齊

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鄭

偃于温執三子不書非卿苗賁皇使見晏桓

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

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

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

乃顧武云石
經誤作卷案
此處石經了補

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也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

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

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

彼齊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

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

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

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攸執使得

逃去也傳言晉不能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

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召文子曰變

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易者

實多易遷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盪君子如

祉亂庶盪已詩小雅也盪速也君子之喜怒

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

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

子逞其志庶有焉乎從政快志以止亂爾從

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大夫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晉大夫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顧文云武云石
經子誤平案石
經不誤大武武
據乃王允惠初
考文到案板
作欲已於亂平
非也
乃本又作鳩直是及
乃本又作鳩直是及
乃本又作鳩直是及
乃本又作鳩直是及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
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

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為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

無夏四月秋七月邾人臧郕子于郕傳例曰

我邾大夫就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郕殺郕子

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公孫歸父如晉冬十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

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莒遂奔

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齊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

書啓之莒魯竟外也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

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

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夏公

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不

書微秋邾人臧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弑

口初文云莒生木作種亦作打案公穀作種

大石經欲作將下空一字

石經自下有內字案批有周禮大司馬

者行秋邾人臧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弑

自外曰戕戕者積微而起所以別內外之名一戕之漸戕者積微而起所以別內外之名

者卒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

師成二年戰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在成二年

泰山博縣西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北有蜀地

寵歸父襄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發去

大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

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

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

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遂

遂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子家遂及笙子家歸

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既復

命祖括髮納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

公薨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石經初刻脫祖字改刻增祖括二字案禮曰主人臨喪鄭注云古文髮作括為古文髮也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文政十二年己丑歲三月十九日以校勘記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陸云成公名黑肱宣公于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辛酉葬我

君宣公

無傳

無冰

無傳周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三月

作

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

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

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

使位出之譏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

史記云茅戎作買戎也按茅買古音買古三月皆謂如字

正字通云校者
營墨之稱故軍
文一部為一校

老周禮瑞典秋
文到作段嘉
止作段讀為避

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平文十七年

役詹嘉處瑕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王卿
謝晉為平

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
士謝晉為平

我劉康公徵戎將遂伐之
康公王季子也戎
平遠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
叔服用背盟

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
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

也為齊難故作丘甲
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
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

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與晉盟秋

王人來告敗
鮮經所以
冬滅宣叔令脩賦繕

完治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
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

齊楚同我也
同共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逞

也為二年齊
侯伐我傳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

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

衛地

皆陳曰戰大崩日敗績四月六月癸酉季孫行

父臧絲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

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

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鞏齊地秋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表

婁穀梁曰鞍去齊五百里表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未同盟而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

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冬楚師鄭

師侵衛子重不書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

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丙申公及楚

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鄉傳曰鄉不

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鄉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秦

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門攻龍人囚之

案史記魯世家
劉氏云隆即龍也

通子
遺猶與大

石經集韻本
說文支部鼓
字之錄反
人誤用為
切最為謬說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

而膊諸城上也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

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魯還

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父石于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

少須眾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

隕子辱矣隕見子禽獲子以眾退我此乃止我於此

且告車來甚眾新築人救孫桓子齊師乃

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

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既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繁

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聞之曰惜也

說文引傳隕
徒
作松

石經集韻本
半言字模糊
葉抄說文作
鞠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

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信信以守

器動不失信則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

義尊卑有禮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以平民政

之太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

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至郤

獻子宜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

晉侯詐之七百乘五萬二千郤

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有先君之明

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變佐上軍范文子藥書將下軍代趙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

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

石經宋本
利本將作左
是也案四年傳
尚云士燮佐上
軍云于三年傳
始云士燮將上
軍此時不得
為將明矣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師從齊師于

莘華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

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敵賦

詰朝請見詰朝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

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魯

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

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

不復須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然石以投入

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繫桑

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癸酉師陳于鞍邢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

緩為右齊侯曰余始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

不介馬而馳之也介甲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

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曰余病矣張

石經宋本厚
國本密本尾
利本憾作感
石經初刊同
後人妄加十
句款文亦作憾
是也云本亦作
憾

案說文繫傳

汚汗穢之汗字林一故切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多汚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

荀羽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

不識已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回即死也

擐貫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袍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已

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射其

左越于車下也越隊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

喪軍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

皆射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韓厥俛之

抱音浮擊鼓也字本亦作梓

容與孫康書引作梓禮記云

應書引詔定

古文山官書云

抱梓二字同體

說詳校勘記

石經宋本淳

熙本岳本母作

母不誤注同

射

五傳十二

石經繫字
上車缺案說
文列傳作韓
執馬前請若
執馬或從
系執滅琳
文左氏本作
厥執馬前馬
即執正字今
本訛為馬又
別出繫字

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什逢丑父與公易位公居

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驂馬丑父寢於

輶中車輶士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及丑父傷韓厥執

繫馬前繫馬辨也執之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以進進觴璧亦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

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

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適屬且懼奔辟

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

僕謙敬之節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

攝承空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

御佐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韓厥獻

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八三出重其代已

稍食準及又三

案作徐即十
七年傳云國伍
以穀時齊侯與
之明也徐國侯
固本國本國
本毛大十作齊
非也石案惠棟
云下云乃奔則
辟尚請方釋
與五年伯宗辟
重同周禮大司
寇云使其屬
躍康成曰故事
躍作辟紅子春
入避當為辟

止行也古辟
字有惟辟注
訓為避非也

案史記晉
世家陸作陸
徐廣曰一作陸
賈逵曰馬陸
齊地也

史記集解列服
皮注謂作曲西
達東之路可

軍求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

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屬退者遂進狄卒皆

抽戈稍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強

故不敢害齊侯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

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辟女子使辟君

單選故婦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

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言餘人不乃奔走辟齊侯以為有禮

先問君後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

者予之石窳石窳邑名齊北盧晉師從齊師

入自丘輿擊馬陸丘輿馬陸齊侯使宥媚人

賂以紀甌王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甌王不可

則聽客之所為宥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

遠言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成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

素詩作敷
鄭氏儀禮
注云今文
布作敷

文

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

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

今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

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

德類也乎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各從土宜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

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

之命也乎及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

實有闕失闕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

焉樹立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相晉交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今吾子求合諸侯

以逞無疆之欲疆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

適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在田及後子實不優而棄百祿

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不然不見寡君之命

釋文或曰
齊桓晉
文宋襄
秦穆楚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敵邑不腆斬更切

敵賦以犒從者戰而日犒畏君之震師徒撓

敗震動撓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

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敵器土地不敢愛子

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皆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

敵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

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魯衛諫曰齊疾

我矣諫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

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麇我

亦得地齊歸而紓於難難齊服則其榮多矣齊

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

帥賦輿賦輿猶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

而復於寡君藉薦復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

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秋七月晉

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

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關公會賜三帥

凡閱本監本
藉下衍於字
陳樹華云一
本無若字宜
作一本無於
字也

閩本監本毛
本帥作師非
注及正義同

叔文長委作長
案說文燧部
無長燧字

備

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樂書已嘗受

此車所建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

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侯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

狗燒炭以瘞壙多重器禽重猶樽有四

阿棺有輪檜四阿四柱樽也翰旁君子謂華

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

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

須母弟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若言何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

於大門之外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

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

內送亦如之遂當以葬此禮楚之討陳夏

氏也在宣十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

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

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

石經宋本淳
熙本岳本足
利本二作三林
氏直解云三子
謂郤克士燮
樂書也

常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

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

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及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殺御

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殺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

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上之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及乃止王以予連尹襄

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

要丞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夏

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

知瑩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知瑩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瑩新佐中軍而善

鄭皇成甚愛此子愛知瑩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

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鄭邲之戰荀首囚之鄭

下流上曰正

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婚於晉其必許之王

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尺吾不反矣

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

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

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

將適郟遇之叔跪申叔特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

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

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也介副幣

聘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

奔晉而因郟至至郟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

邢大夫邢晉邑子友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王

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

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若無益於

晉晉將奔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

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春秋文云一本無知字

武子士會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

吾知免矣知其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焉郤伯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庾所命也

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

代行故稱師以讓藥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

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藥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

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

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十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

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楚不聘而亦

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

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

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群臣不如先大夫師

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

以衆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腔

岳本足利本二作陳樹華云楚莊王卒於宣十八年秋當依岳本云作三年非蓋未之審百閱本即誤郎

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

善用之乃大戶戸民已責責補善逮鰥施及救

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

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

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

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

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

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

孫請以賂往孟孫獻于也以執斷執鍼織織經執斷匠人執

織織者皆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以請盟楚人

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

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

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

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入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列

石表文經作織
案說文云經或
从任作任系本
善注東都賦
引杜注云織經
織繒布也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

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

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

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棄魯國國將

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奔矣辭居

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

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况

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眾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眾言殷以散亡周

以眾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淫涵

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

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

同姓國甥舅異姓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

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禁淫慝也淫慝謂

李善注城賦洞蕭賦列字書云曉古

石本宋本漢本

掠百姓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也。克能而不

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明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

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

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

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明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

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

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明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

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

喪畢宜公神生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

哀而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夏公如晉鄭

叔文云從本亦作繼

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

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大雩無傳以書晉

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各如赤狄冬十有一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鄭伐

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伯牛鄭地邲役遂東侵鄭晉潛軍鄭公子偃

帥師禦之偃穆使東鄙覆諸鄭覆伏敗諸丘

輿鄭丘輿皆鄭地晉備皇成如楚獻捷夏公

如魯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許恃楚而

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

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

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

此案說文賊字
引作以為俘馘
從首或從首或
從首作馘

五傳十二

十

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

紓其民也紓緩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兩釋

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

誰敢德不言二國本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

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

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

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其

不勝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稱於異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

且不朽若不獲命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

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

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

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

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晉卻克衛孫良夫

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

入虜咎如虜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虜

故討之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

尋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

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

晉也其位在三下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

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

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小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一

等國二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

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

小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丙

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

軍為六軍僭王也萬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

駘趙旃皆為卿賞鞍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

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駘為新下軍趙旃

案惠士奇云授王古文左傳補注然王王二
字篆體分別
息微此也自
國太史公誤認
王為王正
所言是也石
經初刻作御後
改作婦

褚 正字通云
衣 崇 之 又 指
師

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卻克趨進曰此行也

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

謝婦人之笑非為備好晉侯享齊侯齊侯視

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朝戎

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

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

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衣行而楚人歸

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

吾無其功敢有其實卒吾小人不可以厚誣

君子遂適齊傳言知整之賢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

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杞伯來朝夏四

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

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鄭伯伐許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杞

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備夏公如

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將言

不能壽終也後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命其受夫晉侯之

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秋公至自

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也邇近諸

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

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

與魯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變冬十一月鄭

公孫申帥師彊許田前年鄭伐許侵許人敗

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敷之田展陂亦

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

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阜楚子及

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皇戌攝鄭

伯之辭代子及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

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

七閩本冷作冷

本算纂圖本毛
本名經記作記
本作記是也

可知也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

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許趙嬰通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仲孫

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

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

已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嬰曰

我在故藥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我且人

各有能而不能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

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

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曰神

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

放遣祭之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盾孟獻子

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首首如齊逆

女故宣伯饋諸穀饋之穀大國也梁山崩晉

侯以傳召伯宗驛傳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重

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絳地名

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名伯宗謀之問

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主謂所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

服損盛乘纒車無微樂息八出次舍於祀幣

陳玉帛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

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於不可不肯

遂以告而從之從重許靈公愬鄭伯于楚此

許鄭代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成及于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

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

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

子華死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

祝

十一

素報

七廿五

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

代已為質故怨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

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乃且夫

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十一月己酉定王

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

武宮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取鄆附庸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

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

卒前年同盟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

書帥師救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相子

公子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士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

不安其位且不能久視流不端諦二月季文子以

叔文云又一本元之難二字

傳言東楹之東以譏鄭伯行速明禮之節授玉于兩楹之間

石經宗本淳熙本岳本已作已不誤

鞍之功立武宮亦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

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王而立武宮故譏

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

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取鄭言易也三月晉

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種別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

人不保不守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

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

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陴間說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

夫皆曰必居郟瑕氏之地郟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郟城

沃饒而近監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

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公揖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謂獻子曰何

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

地其惡易觀 惡疾疥 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

隘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脰之疾沈溺濕

腫不如新田今平陽絳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故高燥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

陽絳縣南西且民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夫

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

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我公說

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六月

鄭悼公卒終士貞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

命聲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

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冬季文子如晉

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

息之師救蔡申息楚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

上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武子荀首知莊子荀首中范文子士燮上韓獻子韓厥

韓厥新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

至於此此地是遷我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

戰必不克遷我不義怒敵雖克不令成師以

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

勝小不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遷也乃遂

遷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

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子為

大政中軍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乎之佐

十一人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

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

故也商書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

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從之不

亦可乎傳善藥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七年春王正月驪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驪

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

也。吳伐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傳無

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

陵。馬陵。楚邑。淮南。公至自會。傳無。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冬

大雩。無傳。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無政者也。

夫言中國不能相隱。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愍下民上故號天告亂。有上

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

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

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師。為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

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鄭公鍾儀獻

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

名秋文云鄭亦作負

故也。燕牟盟在五年。昔本晉人以鍾儀歸囚。

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楚圍宋之役。在十四年。

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

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

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邑，壤也。晉鄭必至于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壤也。

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

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位。

位。楚共王以魯成。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

闞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

要。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

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

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白爾以

讒，慮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

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具子壽

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馬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兩車九乘為小偏十

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

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徐

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

重自鄭奔命因伐鄭子重子及於是乎一歲

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

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侯如晉晉及歲焉林

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晉藥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

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

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罰故從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

之案曲禮正義作來錫公命

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

緩也天子天王冬十月癸卯祀叔姬卒前五年

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祀伯所葬故稱祀叔姬晉侯使

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衛來人滕占者諸侯

及左右滕各有姪婦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

來滕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私焉私與曰大國

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

心謂汶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歸諸敵邑用師較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

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

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

公案詩作大諫
杜云簡諫也古
義本通

晉有周極之心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
反二三其德

甚為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霸王將

德是以也
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

不遠故用
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私言之
晉藥書侵蔡
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

獲申驪
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
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

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繞角之發藥書從知莊子范文

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
君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

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宜有功也詩曰愷悌君

子遐不作人
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詬助求善

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

師
會伐蔡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聲伯如莒逆也
自為逆婦不書者因聘而逆宋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死故傳發其事而已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納幣禮也使卿晉趙

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在五年曰

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欒氏卻氏亦六月晉

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

晉成公女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盾而無後為善

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

先人以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

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發使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又其

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晉侯使申

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濠里曰城已惡莒子曰

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度對曰夫狡焉

之狡猾人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

者莒人當勇夫重閉况國乎為明年冬杞叔

陸釐附注云校焉當屬下為向李善注列岳關中詩注列傳封上有其字

叔文云今或作城已惡矣

居良人注同

唯莒本或作雖後人改

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也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

書晉士燮來聘言伐邲也以其事其故邲與

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曰君命無

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君

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魯欲與變將復之

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邲衛人來媵共姬

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

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魚傳二月

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好晉人

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

子六月一日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

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

ヨラセ入上エラノヨミシ
不口ケヨリノ大不口
ノヨラセ上ニヨリ
テヨミ

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莒庚申莒潰民此其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

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

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已絕於杞魯復強杞叔姬卒為杞故也杞還為婦

請杞使還取葬已絕於杞魯復強杞叔姬卒為杞故也杞還為婦

稱杞故卒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為歸汶

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晉人懼會於

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

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也競強范文子曰勸以

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

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

不至為十五年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楚

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

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

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顯父

公案晉書地理志中鄉城又水經注水注云又南道東海厚邱縣則原

或作無為字云本或作為我也為衍字

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

已絕於杞魯復強

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

馬陵盟在七年

競強

為致女

為晉

顯父

樂文子子俞魯侯有顯父之德穆姜出于房舟

宋公如薛侯宋土如薛樂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

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先

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敢拜大夫之重勤

又賦綠衣之卒綠衣詩邶風也取其

晉文子言晉人來媵禮也同姓秋鄭伯如晉

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

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冥間可也明殺行人楚子重侵陳以

救鄭陳鄭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

冠而繁者誰也南冠楚冠有司對曰鄭人所

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冷人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取使

與之琴操南音南音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六子也

或作伶訛
字云冷樂官
字非也
字作伶茶作
或作伶訛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

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

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

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

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

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

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

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

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日楚遂入

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

陋而不備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已案云篇散
字注列作無
藏制字注云
上詩東門之池
正義列作惟悖
後漢應劭注
云焦萃惟悖
古通用

備也夫漢辰十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

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

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人秦人白

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

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

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

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強本城中城書時

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

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

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當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

爵見其生伐父居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

也丙午晉侯孺卒六同盟據下傳丙午六秋七

月公如晉冬十月後發切一六浦發及又論文切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莜如楚糴莜晉報大宰

秋文亦作為
並如字或于偽
及非也本或作偽
將也

張

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衛子叔黑皆侵鄭

晉命也晉命衛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

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縹子如公夏四月鄭人

殺縹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欒武子曰

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

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

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于子為君此父

書晉侯鄭子罕賂以襄鐘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

脩武亭亭宰已鄭伯歸鄭伯歸不書晉侯夢大厲

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

殺趙同趙括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

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名桑田

巫桑田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公曰何如曰不

食新矣言公不得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

醫緩為之緩醫名為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

花款文云本成
作州滿案之本
勿諱云周穆
王名滿款文州滿
本作州滿劉氏
史通雜駁而

辛

注石鐘與
石經合

徐音義
言馬上也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盲膏也心醫至曰疾不可

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針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

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

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饋人為之名桑田巫

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蒲也小臣有

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

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鄭伯討立君者

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君子曰忠為令德

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秋

公如晉親甲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棧未

反是春晉使糴棧至楚結成晉謂魯二冬葬

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

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高注呂覽至
忠為月作況不令
之尤者乎是所
見本有異也

不玉為脹字注
引作脹如劍案
脹乃信字教文
亦作脹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文改十二年己丑三月廿一日以校勘記
書之 鹽田屯練

文申錄效申... 吳王曰忠為...

公... 晉人... 吳... 忠...

入

110X
259
15